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03

山堂先生章俊卿纂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續集

○曆門

曆

三正

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蓋夏建寅三月而火出於辰見上五月而火中于午見堯典七月而火流于申十月而火伏于亥見左傳哀公十二年火伏而後蟄者畢三星在戶者五月昏火中于正南也火中而寒暑退者昏中于午而一陰生也旦中于午而一陽生也古者考天象驗人時皆以東方大火心星為證者以其周旋得昏中旦中之正也夫周正建子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乃與夏正同或曰七月之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者建子正也以月為日取陽生之義即七日來復

之義也自四月陽極五月陰生則言月兼舉[園]正以正天時田易卦或言七月或言八月也惟三月不言日亦不言月意者蟄蟲條桑即三月也[魯哀公]十二年經書十二月螽仲尼以為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云周十二月即今之十月故蟄戶未畢藏也劉歆曆譜並以春秋所書冬十二月為夏之十月故蟄戶未畢藏也劉歆曆譜並以春秋所書冬十二月為夏之十月不知經書春正月夏五月秋七月冬十月必以周正言之則是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也春秋之名錯舉四時以示褒貶也假日月以定曆數也豈容四時易其位耶豈十二月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詩兼舉夏正春秋則兼用周正特[周]建子而[春秋]所用周正也劉歆杜預推之而未審耶不然周家正歲讀邦法仲春禱北郊失閏而劉歆杜預推之而未審耶不然周家正歲讀邦法仲春禱北郊夏斬陽木秋斬陰木四時必皆易位矣或曰周官言正歲者子歲正也言正月之吉則寅月也荀周官以正月為寅則春秋經書不可以正月為子矣或曰商書元祀十二月朔元祀不以丑正為正月而言十二月者[商]雖建丑而編年紀事實用寅矣周官春秋所書亦然夫書年紀事實用寅而猶曰建子

[建丑]者重[陽]二陽之生豫授民時使君民皆知一歲之事始於此事又三王之正若循環[正]者受命必假此以示承天順人之意故商建子建丑之異其書年紀事未嘗不用寅正也審如或者之論則劉歆杜預與左氏傳文不足憑矣[漢]初仍秦而建亥為正今觀[漢]史所書乃曰元年冬十月者紀一歲之事雖自此始其實則冬十月也[漢]史於十月之後又書曰春正月此復用寅正明夏時不可廢也[漢]史所書春夏秋冬易其位耶[後]秦羌岌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曆也班固以為[魯]曆岁檢春秋不與[殷]曆相應當以諸說辨諸誤可也曆序謂春秋用[殷]曆岁考其文不與[殷]曆相應當以諸說辨諸誤可也

火中寒暑乃退注謂五月六月火昏中而暑退十月火日中而寒退此蓋惑於寒暑退之說故兼舉六月十二月言之耳實五月十一月此說是也張邇舉以證晉侯將失諸侯猶陰陽極則反也又三星在戶直正戶之位註亦謂之五月未六月申此又惑於在隅之說曾不知巽為東南隅自巽至巳自巳至丙年則在戶矣何必至未月而方為在戶耶

[太史公三正若循環之說]主夏太史公律書言女之當用與否以配陰陽之周旋言神生於無而成於

有以配律聲之相因及其論曆也先言古曆作於孟春必驗子規啅為
寅月雞鳴三聲為寅時次言王者之正必率天由人三苗亂德而孟陬
正月紀滅舛禹相命而寅正以建又其次言商丑周子若循環然窮則反
本秦人未睹其真漢初襲仍其舊至於武帝太初而始用夏正也觀太
史公之言之意即天子行夏之時之說也其意若曰三王之正若循環
然夏寅商丑周子亦既窮矣秦人當復建寅而反建亥漢當反秦而復
因秦是窮當反本而不知反也蓋至於太初之元方反本耳其論忠質
文之尚亦曰三王之道若循環蓋言周秦文弊漢當復用夏忠也其論
漢得天統亦述漢除秦暴所以承天順人繼三王之統也班固不悟此
意乃以斷蛇著符為得統之證則非矣雖然太史公之論曆也既主寅
正而言律則本黃鍾建子之月且曰萬事根本者何哉嗟乎此太史公
所以深得以律起曆率天由人之意也

真夏曆真周曆

漢清臺所謀諸曆疎密即

顓帝夏商周疊六曆是也其後加以太

初三統為漢曆則七曆矣漢末宋仲子集七曆以考春秋被夏圖三曆
術數與

漢藝文志所記者不同故更名曰真夏曆真周曆杜預依長曆
所傳七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預乃以長
曆驗春秋日食之數而知三統曆之最疎蓋春秋日食三十六以三統
曆推之止得一食之數也豈又併夏曆真周曆真得十三十
四食之數其真夏曆真周曆止得一食之數與三統曆同豈其真者反不及
非真者歟三統曆既謂之疎則真夏周曆亦然矣羌豈之言曰杜預以
七曆未必是時王術今誠以七家之曆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皆由斗
分疎之所致然則杜預之言是耶宋仲子之言是耶藝文所記與宋仲
子所集又孰為真孰為偽耶

易春秋天人之道

前漢志劉歆三統曆譜之說也

劉氏謂春秋書元一以統始易有太極也春秋二以目歲太極生兩儀
也於春每月書王王正月王二月易象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無事必
書時月兩儀生四象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四象生八卦也象事

成敗八卦定吉凶也朝聘會盟吉凶生大業也易天也春秋人也故易
春秋天人之道也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上繫之文也劉氏從而附合春秋之條是則
然矣惟於春每月書王象易三極之說頗於兩儀生四象之間未免牽
合附會強生一說觀歆之意蓋欲以此數條附大衍之數耳其說曰元
始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一二三四合為十也以五乘十
大衍五十之數也道據其一故其用四十九也歆之意如此烏得不加
書王象三極之極頗諸兩儀四象之間哉大衍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
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此與太極生兩儀
之文不相屬而歆附會之所以有拘而不通者也況歆以太極三統兩
儀四象合為大衍之數其八卦定吉凶生大業之說則又不言其
所以合大衍之數之意又何謂哉杜預言其最疎班固誤以為最密隋
志言其辨而非實蓋因惑之遂採以為志其謂是數皆
揲大衍象得卜法合天地終始得閏
法之類皆是非不可以盡信也
夫易春秋之道未嘗不貫通正不
必牽合其文而強合其義亦不必以春秋虛數合大衍實數也人之耳
目鼻口脉絡未嘗不貫通而必欲強合其形則拘矣唐志曆法曰漢曆
一本於律劉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謬附會之說也唐志之言盡之
矣劉子政以五福配六極一極無所附遂足之以厥罰眭之說歆蓋蹈
此其父說矣向以王鳳擅權之故而推洪範之應其意則忠歆以王莽
即真之故而多為附會之談其意則佞此尤不可不辨者也

大衍曆

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法是一行求合於大衍者也非大衍合一
行之數也大衍之數無窮倚此數立此法庶乎其有所擬依亦猶太初
以律起曆之意也一行曆本議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易繫之文一行舉以為議曆之本蓋其意
兩主在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一言是以推而廣之無往而不合也
歐陽脩志唐曆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
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是亦一行之意歟雖然一行亦豈能外諸曆

家之法而獨推大衍而為法數一行變諸家之法而獨推大衍而為法數一行變諸家之法而獨推大衍而為法數一行變諸

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皆依倣而已唐志之言誠是也特其知大衍之曆倚筮數之法而不知其變諸曆之術一行最有步中朔術發斂術步日躔術步月離術步交會術步五星術是時有九執曆自西域來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陳彭年等重修大衍曆議謂一行書鳥其術也宜也

七十二候

一年二十四氣一氣有三候初中末是也立春正月節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此立春節氣之三候也雨水正月中也獺祭魚鴻鴈來草木萌動此雨水中氣之三候也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備矣一行曰候七十二候原乎周公時訓書名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第則同自魏以來始載于曆皆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昔一行譏李淳風專用呂氏春秋今也有取乎月令七十二候之說而分配少七十二卦則月令未可全非也卦止於六十四而坎離震兌居四正宮分主四時此四卦每卦六爻四六二十四每爻當一氣故此四卦分主四時而不專主於一候也其餘六十卦則五卦主六候者中氣之未節氣之候而乾坤二卦亦為候卦為候至於節氣初候卦為大夫末候卦則為卿也五卦主六候六十卦主七十二候也大坎離震兌且不專主於一候而乾坤二卦何以各主一候邪蓋六十卦之中所謂辟者君也君主十二月中氣也子復丑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觀戌剝亥坤此十二卦主十二月中氣故乾坤居已亥之位也以十二卦分配十二月孟氏章句也乾六爻具為陽一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為六陽故乾居巳位坤六爻俱為陰一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為六陰故坤居亥位也一陽生為復二陽生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六陽為乾乾之所生凡五卦也一陰生為遘二陰生為遯三陰為否四陰為觀五陰為剝六陰為坤坤之所生凡五卦也乾坤雖分生乎一候而十二中氣皆乾坤之所生也不特此也六十卦可以配七十二候一卦六爻當一日六六三十六以之分配三百六十日可也京房推六十四卦直日悉是道也

之初共一卦主之其餘四候各一卦也如中孚初候卦為公中候卦為辟末候卦為侯至於節氣初候卦亦為侯中候卦為大夫末候卦則為卿也五卦主六候六十卦主七十二候也大坎離震兌且不專主於一候而乾坤二卦何以各主一候邪蓋六十卦之中所謂辟者君也君主十二月中氣也子復丑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觀戌剝亥坤此十二卦主十二月中氣故乾坤居已亥之位也以十二卦分配十二月孟氏章句也乾六爻具為陽一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為六陽故乾居巳位坤六爻俱為陰一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為六陰故坤居亥位也一陽生為復二陽生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六陽為乾乾之所生凡五卦也一陰生為遘二陰生為遯三陰為否四陰為觀五陰為剝六陰為坤坤之所生凡五卦也乾坤雖分生乎一候而十二中氣皆乾坤之所生也不特此也六十卦可以配七十二候一卦六爻當一日六六三十六以之分配三百六十日可也京房推六十四卦直日悉是道也

二

天次土主測景知冬至已差三日其後劉孝孫次甲子元曆推筭凡冬至之日常趨景長之日符合然則冬至之景極長夏至之景極短地苟不易曆苟不差斯無異同之辨矣

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

此武帝議曆之詔也應劭曰言黃帝造曆得仙名孟康曰黃帝作曆終而復始故曰不死如名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晉灼引蔡邕天文志曰名察斂發次行日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黃帝與神合契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即史記曰名察宿度之謂也當次蔡邕薛瓚之言為是

晦朔弦望章蔀紀元

東漢志曰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與日相近一分形半成如弦之直也以一月論之近一分七日餘也遠三分則月三分二十一日餘也故上弦下弦七日八下弦二十二日也日月相與為衝分天之中謂之望日與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陰近陽則晦二日月合朔也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陰近陽則晦二十九日也天一晝夜而運過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有贏成日日周于天四時備成謂提斗杓端所直之星也青龍移辰東方謂之歲歲者至也冬至為歲首也日月初曜于星紀也章冬至在朔日也不必是甲子日也至朔同在日首也月有朔也至朔同日謂之蔀四章為蔀七十六年也日首夜半朔旦冬至有辨在前蔀終六旬謂之紀二十蔀為紀千五百二十年歲朔又復謂之元三紀四千五百大數也即馬遷三紀之意

章

章中月

諸志並以十九年為一章之歲以一歲為十二中故一章之歲中者一年二十四氣其十二氣為中氣總計十九年之中凡得幾中氣幾月也其會中統中元中並推此類筭去其曰章月者總十九年之中凡得諸志又有章歲者合上元凡計幾千年就筭凡得幾一十九年也班志天地終數得章數又曰推大衍象得月法等半是半非

蔀

太史以七十六年為蔀

會

太史公以五百一十三年為會

東漢志以四章為蔀計七十六年也干子朔旦冬至則為蔀首所謂至朔同在日首之謂也西漢志無蔀法雖有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之語前志又有會月六者六千三百四十五月也計得五百十三年即太史五百年大變之說也三會而得統統即紀也紀一千五百二十年也元會而復元即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為元也即太史公三統大備之意也餘見會歲辨

紀

太史公以一千五百年為紀東漢志以二十蔀為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也西漢志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為統統即紀也其數不同何也太史公言小變中變大變之綱也東漢志以章蔀實數推去則加多太史公二十年也班志除出閏月亦以章為演紀法唐一行以元法為演紀法是畧則同耳其晉志差以元法為演紀法又當以元法推之與此不可同日語也其劉洪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之類各以上元之數不同故紀法亦有

多寡之異也入元百年為一統統百六年為一紀紀四百八十年為一蔀蔀百年中變言其大數如氏皇極經世言堯湯水旱為天數以元會推之也

太史公以千五百年為紀三紀而大備是以四千五百年為元也東漢以四千五百六十年為元又以章蔀實數推之則加多太史公六十年也前漢志以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為元者除出閏月亦以年計之則又加多東漢志五十七年前志又曰元歲之閏陰陽災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災歲五十七年者謂五十七年為陽九百六也注四百八十年陽九之會入十年百丹六有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除五十七年為災歲其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正與東漢志一元之數同此太史公所以因范曄論元法之正者其有變其法而求上元如劉歆三統自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晉王朔之元法九萬七千年之類皆積算以起曆耳非三紀大備之正數也詳見曆元議又元為紀一行之演紀實非之演紀劉洪閻之乾泩非洪其名亦異矣

日法以為班志

班志統母曰法八十一分者黃鍾律長九寸九寸八十一分為一日之法此林鍾大族三統損益之數所自生故曰統母也又八十一章為一元即統也八十一章自八十一分始故曰統母也一日為八十一分是一度為八十一分也東漢志曰法四分晉志劉洪乾象曆曰法四百五十七揚偉景初曆曰法四千五百五十九凡此等類皆隨意立法以增減之耳大抵曰法數多則為日度之密率也曰法數少則為日度之約率也一行更曰法為通法其歸一揆也

月法

班志曰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數蓋日法八十一分也如日法而得二十七分也月行止二十七日已周天前日月黃道其餘者為月餘此一月之日數也至於前漢月法則三千三百九十二唐戊寅曆月法則三十八萬四千有奇意者各舉一法以推之而日法之不齊也

閏法

十九年為一章一章七閏終天地之數得閏法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十九年而會餘分之終窮置七閏也諸志皆同後志有餘朔即閏月也有中餘即中氣之餘也前志有滅沒者冬至前一日沒日也無分為沒一行曰古以中氣所屬為沒沒分悉盡為滅

會數會月會歲

班固志會數四十七者蓋災云日月八百九十三歲凡四十七會分盡此之謂也班志又云五十五為朔望之會以四十乘五十五之數得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實計五百一十三年也三會而得統實計一千五百三十九也統與東漢統法同九復而復元實計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也復元復得元法也即歲朔又復謂之元之說也范志有部會元會晉志有會遍會率大抵皆以冬至日月所會之次求之耳又有遍法者諸志立數皆不同行又更曰法為通法

周至

班志云周至五十七三閏法得周至者閏法十九年為章也三章十九

則五十七年也五十七年一甲子將周也

周天

范志宗所議云元法定而後定周天則知周天之日法而定之也班志周天五十六萬二千六百餘范志周天千四百六十一萬五千有奇差岁三紀晉周天八十九萬五千有奇唐志一行更名周天曰乾實是當討其元法之多寡而求其日法斗分之不同可也

月周

班志曰月周二百五十四章月加閏法得月周者閏法十九年為章也日一年一周天十九年十九周也月二十七日強一周天十九年二百五十四周也復會于端是為月周也東漢志月周千一十六羣岁曆百四十四章歲計之或以紀歲計之或以部歲計之或以月計之或以日計之

月周三萬三千七百有奇或以章歲計之或以紀歲計之或以部歲計之或以月計之或以日計之

諸法並有通法立數不同李淳風麟德曆有總法一行曆有通法積分如月分之數而後閏餘皆盡又曰以日法為通法其更變又不同

蓍筭

蓍餘者乾坤二篇之蓍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班志筭曰月五星之會而復於太極上元一陰一陽各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以其餘者為蓍餘也班志一元凡餘八千八十一行大衍法總歲終没分謂之蓍餘亦此意也一行又云乾坤之蓍為日度之準故蓍餘十有二中所盈也歲分曰蓍實氣蓍曰三元月蓍曰四象候蓍曰天中卦蓍曰地中一行撰著以起曆故其蓍筭尤詳也

小周大周

天三木地四金以三乘四則四三十二年是為歲星小周也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以小周十二年之數乘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則是十二箇一百四十四也十二箇一百四十四則共成一千七百二十八年是歲星大周之數也故前漢志云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小周乘乾坤之策而

為大周正此謂也金克木故以木三而乘金四貞為四二十二而得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之數謂之小周以小周乘坤而得大周之年數也蔡氏或六十四歲小周乘乾象則萬三千八百二十歲為大周也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為三十是為鎮星小周以乘坤策則為四千三百二十是為鎮星歲數。金火相乘為八又以火乘之為十六而小復乘坤策九策為三千四百五十六是為太白歲數水星六十四年小復乘坤策九千二百十六歲大周皆周五行相勝則相乘也諸志並有小周太周特其所周之數不同由入元之年不同也

一行五星議

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舉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班氏出於威靈仰之精受术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為故周人常閱其機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于鶉火以達天龜及其衰也淫於元祎以害烏帑左氏傳又其後也歲星之行於上而侯王不寧于下則木緯失行之

義宜極於大運之中理數然也唐開元十二年上距西漢河平三年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縮則知平後不復歲星漸差也春秋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歲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歲星在星紀三統曆因以為起一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起一次近代諸曆以八十年齊之或行速而用緩率故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一行因為歲星差合術且曰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於下五緯之變彰於上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之亂行汩彝倫之叙則天事為之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曆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祎至三十年始及陬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其餘皆此類也又曰五星晨逆伏見之數表裏盈縮之行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不然皇天何以陰騭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觀五星失行皆謂之曆舛故校曆必稽古記註入氣行度上下相距及覆相求苟獨異常失行可知矣

一行既謂五星失行不可以曆紀齊觀五星失行者亦不可歸罪於

曆外猶且詳為歲星差合之術如損益率進退積之類又參較諸曆五星行度數百事其故何也大史公之言曰五星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古聖惑之所在是知五星遲晉伏見足以驗政治之得失故古人詳為之法也

五星約法

晉志云羌岌所造甲子元曆五星據出見以為正不繫於元本然則筭步究於元初約法施於今用曲求其慮則各有宜故作者兩設其法也嘗因羌岌之說而求之諸志論五星行度與小周大周之數遲晉逆順之率令人目眩而心不領皆由元法積數千萬之遠故五星小周大周積筭亦無窮蓋也有能得其約法斯可以拍諸掌矣

右日法月法會數通數之類不可悉紀每一曆名輒一法要其歸則一而已一行更積法積之法曰演法更日法曰通法更周天曰元實與大衍頒行說同

夫班志以紀為統羌岌以元為紀其名不齊考論其實斯可參遍韶之議曰數出於紀紀以成元元以統天天以治人治以理事事以存物物以立象象以效法法以生數數以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法者各主一度法法有踈密兩科其歸一也斯言可以類通矣

論諸曆

太初曆為張壽王所詆清臺課踈密而是非乃定徐禹治太初第一壽王下吏太衍曆為瞿曇羅南宮說所非靈臺校準而當否始決大衍頒行說同等伏罪今侍御史李麟之等校之也東漢曆元為馮異馮光所駁蕭平校議得失遂分從認蔡邕議邕等此曆之罪此曆之方行而漢亡未浮以為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為與天疏闊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為踈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極妙而韓翊拍其失此曆行既久而迹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傳仁均迹迹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太初乾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大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窮盡千萬年之數耶及百年咸悉更變何哉杜預之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

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不得無毫毛之差曆差始於毫毛積而失弦望晦朔不得不改憲從之書欽天象易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書曰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為謀（此一句害理）其久而不能無差咸著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而其後多踈而不合亦理勢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杜預唐志言異世而一事也是知立推步之法者求之千萬年之上以為上元自謂無毫釐之差行之未十百年而乖違已見蓋數往者無所辨而推來者有所證也一行是非諸曆之得失其論甚備而喜志亦稱其立法之密一行之言乃曰乾窶盈虛與時消息告謙於經數之衰變常於消遂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謀無差故曆無善法可以久行者始識其槩焉耳

論歲差之法

（明道先生文集）

論考天立差法

曆家有歲差法明道先生文集

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落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蓋遂立歲差法以所差分數攢在所曆之年首一歲差者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邵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曆上若是這理所以為多堯夫之學太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為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盡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陽聲也只是於此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聲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今日之影

（以上二條出伊川文集）

楊雄兼知法理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雖布算者落下閎也能

推步者其公石公也落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文公

曆法先論太虛

曆法要當先論太虛次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次見天度加損盈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月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抄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又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又節齊曰赤道紘帶天之中日道月道網交赤道之內外其周圍長短與赤道無差而日月每日行度亦無盈言進退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準算之法以赤道度數而揆之黃道則日月行有進退焉非日月之行真有盈縮進退也○文公

曆知三辰所在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同上

曆差其來有漸

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此堯時似差四

之一名晴冬至日在牽牛令却在斗上同

推曆各有所本

太史公曆書說是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三十加去季通所用邦俅康節三百六十數

古今曆法不同

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以王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疎得一統元曆紹興七八年間作篇中暗用紀元曆以統元為名

古今曆象惟推算得簡陰陽消長分界耳○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詳見於漢志並同

曆之差因日食

器久必弊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計曆改憲是曆之改必三百之間可也歷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四變而太初最

密不百餘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當去餘分而不去矣四分滅之而非
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猶有可言者太初之造馬遷寔職之今以其書
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自秉盾耶顓曆十三變而大衍
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矣而繼大衍者
推擬圖寫分而不能易者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
王朴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追急而不緩亦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曆之
起起於斗度而踈密多寡悉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也或以為在
斗或以為在建或以為在女宿何耶曆之差差於日食
而晉唐之間凡日之有食者聚訟紛然乾無中者則晦朔之間兆朕之微
軌從而正我宋朝之曆十餘變矣通者復以差闕今曆雖成而主上以
授時在璣衡考先務觀測愈詳大分閏者三十有奇小分餘者七十有奇分日
以其曆而較之誤復增大曆作細之時行之耶諸君其推之以易證之以律明之以春秋而究
之以太元私竊自慶本此皇朝曆官秉母之母畧東萊呂祖謙書

考索卷二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訒校正

○五行門

五行

漢五行志

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則
乾坤之陰陽效法範之咎證漢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
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
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檻仲舒劉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
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以傳春秋著于篇○後漢五行志司馬彪
作又晉五行志及隋大業承襲漢志獨唐五行志云災異之學莫不拘
事以為學及其難合則穿鑿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仲舒向歆皆

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矛盾
箕子陳九疇初不相附屬而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
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
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序○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則
以謂天道遠非諄諄諭人君子見其變恐懼脩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
有合有不合至於不合則將君子怠焉以爲僞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
蓋聖人謹而不言故畧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事應云○君五
行著災異而不言事應五代紀言人事而不著災祥但存之司天攷以
爲有司所記○五代史書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
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我其文異其意一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
以天參入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密也

春秋雖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云爾故以其實志之
以備司天之考

【圖指傳之謬】田徵不知飲食不節禽荒色荒及有所謀不享出入不曲直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說曰順之共福則火不炎上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說曰順之其福潤下火炎上言之不明是謂不智厥咎豫厥罰常燠○厥極疾說曰順之其福作治宮室治墓飾內淫犯親慢侮父母稼穡不成是謂不善厥咎豫厥罰常寒○厥極貧說曰順之其福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金不從革是謂不聽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說曰順之其福金不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蒙厥罰常風○厥極弱說曰順之其福考終命

一圖形今之意

皇極之建貌恭肅○言從義○視明哲○聽聰謀○思睿聖○木曲直
○金從革○火炎上○水潤下○土稼穡○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五福皇極不建貌不恭○言不從悖○視不明豫○聽不
聰○火不炎上○水不潤下○土不稼穡○恩不睿○木不曲直○金不從革
○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六極

陰陽生水火

陽生陰故水先成陰生陽故火後成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
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陽

金火木從類

金火相守則流火不相傳則然其類也○水遇寒則結遇火則竭從其所勝也同

五行之相生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火水土石不及金不金木生其間也火生濕水生燥

五行之相得

木曰曲直既能屈而又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清則生火燃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清故水火相持而不相害爍爍反流而不耗也蓋得土之精實於火之除也土也者物之所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升降輸運

而不遺者也

陰陽為水火

水者陰象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

五行自陰陽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稚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繫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焉大極圖辨

五行無質

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以交

五行所生之序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而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次於土五金之屬皆

從土木旋生出來

五行循環相生

或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取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先生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文公

十是五行數

卦雖八而數則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數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同上

五行之序

論始生之序則曰水火木土金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然木火陰陽而根陰故水又為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疎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為金之先焉土則四時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

詩書考索卷二十五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臨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續集

○禮樂門

禮樂

總論禮樂

仁者天性也義者天情也人而不仁血氣之性也人而不義利欲之情也人惟有血氣利欲以亂其天性天情故聖人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反其不仁不義之習而復之仁義之真於以承天順地報本反始誠之至也於以敬親尊君交于閨門悌于鄉黨百慮無邪無體之禮也歡心各得無聲之樂也然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遵情性復仁義者禮樂之本也玉帛牲幣鍾鼓管絃者禮樂之文也典謨二禮所紀本與文並行歷代諸史所志類皆器數之末所謂六者容或知之猶未詳也今也考

論語志始末亦止及乎文之大畧而已細而節目別有司存夫而本原以俟君子

夫子志四代禮樂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韶舞形容紹堯之意也周謂之大韶漢謂之文始唐謂之九功宋謂之元德升聞雖歷代取天下之異名作樂以取其功而韶舞大意至今猶存漢自武帝用寅正歷代相承雖取五行更生之義以為服色旗幟之尚而夏時終不可易也殷輅大輅也周謂之玉輅見書注秦謂之金根殷有山車之瑞故車名乘根秦改為金根見東漢輿服志六漢謂之乘輿歷代乘之以備朝祭之儀周冕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繅十有二就玉笄朱紘衣十有三章歷代服之以為朝祭之服夫子舉四代禮樂以告顏淵既為當時僭禮樂者之戒且為萬世下易之制也然衮冕之外所謂大襲冕無旒以與其諸餘冕同秦漢變之而不用大輅之外所謂大駕鹵簿見漢儀注之辨求必祖夏時殷輅乘周冕樂舞倍八佾之數未必似舜韶天

不得其社者後世為後心所奪也然則歷代猶存韶舞夏殷輅之大意者何歟大道所在歷萬世猶一日也

史記集經子為禮樂書

虞周之時夷夔之所分典大宗伯大司樂之所職掌見於書禮之所述者即禮樂書志也春秋以來諸侯越禮而去其籍大夫僭樂而歌雍徹六經方作輶軒於秦秦之所謂禮樂集六國以為後志於尊君抑臣而已漢因秦舊叔孫之禮臧於理官決家文復不傳制氏竇氏之樂有司止能記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大如是安得有本書哉太史公作禮書畧述秦漢興建元因革之槩而乃足之以經子之禮論其樂書畧存高祖武帝所自為歌詩而乃足之以六經之樂記樂記出於魯淹中河間獻王獻之自班馬而降東漢六朝隋唐迄于宋朝正史皆有禮樂志次第相承前後相襲止叙五禮六樂之舊文與夫輿服音律之舊式迭參旁究時有因革初無大異特作史者姑掇拾以備諸志之一耳未必當時盡施用此禮此樂也史通譏切諸史志頗已互見其以是歟詳見于諸志然存輿服舊式說

隋志以來序爲禮樂之原

蓋仲舒劉向漢大儒也其論禮樂教化必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曰興辟雍設庠序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而已班固志禮樂之始也歷序武帝成帝不克用二子之原而終也嘉歎光武首立明堂辟雍顯宗躬行宗祀養老之事且謂威儀雖美而禮樂未具由庠序未設之故夫固與舒向論禮樂之原皆歸之庠序之教何也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以大司樂治學政凡直寬剛簡祇庸孝友之德歌詠聲音諷誦言語之節興之干戈羽籥射鄉享之儀上自朝廷下及黨遂皆有學以教之於是董而習之至于老死踐而行之不厭不倦者皆學校之功也夫人安得不爲士君子之歸而禮樂達于天下矣周衰禮廢樂缺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子夏見紛華聞大子之道二者心戰不能自決而況庸下漸漬於失教被服以成俗尊卑太史公所以發歎也秦滅先代之教而漢置博士弟子員所致功令雖曰設太學致辟雍所養所教之科興以利祿之路誘之詳見藝文志禮令說

周異矣此秩固所以歎建武永平之盛儀雖美而禮樂猶未具也歟太學諸生送相標致邀成黨錮之患嘻制由學者謂之生徒猶未免乎科舉之累宋朝因唐制以取士自京師至州邑皆有學而禮樂之壞反自學校始由所習者皆場屋之文也禮義之地既爲利祿所汨禮闈貢舉又爲刑名所禁欲以是爲禮樂教化之原難矣

歐陽志論禮樂與刑政爲二

禮樂爲國之根本刑政爲國之輔助也歐公之志謂治出於一則朝廷里閭居動作衣服飲食之間皆從事乎禮樂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治出於二則所急者獄訟衣食而已故事物名數皆有司之事搢紳大夫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終身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而被其化乎嗚呼歐陽可謂知禮樂之本矣然猶歷述隋唐之所承變正觀開元之所紀者與夫元和新儀曲臺新禮者於以見具其文而意不存也故凡有唐五禮之次第六樂之名織悉備載猶未免於以諸史之志者豈以存諸一代之正史猶勝於藏之理官與律令同科歟

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其制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矣刑之
官合為一詳畧可見

禮書總律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燔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
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
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節文
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
以来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
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
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
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意數則又絶無師授律呂短長聲音清濁學士
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頃嘗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
而取禮記及諸經史詩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其可

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未融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聲
意者切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之顧興起廢墜聖之永文使
上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文獻

禮

禮總序

諸史禮志交掇纂書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第然伯夷所典三禮即
天地人是也蓋有天地而後有人有祖考而後有身故人之心必先敬
乎神祇而身之居必先營乎寢廟下而四士莫不皆然而況於天子之
尊王公之貴乎今所編以自郊廟始而後及於朝廷鄉黨繼以三禮為
宗所謂五禮皆在其中矣若夫歷代三禮圖其詳已見藝文志拠禮類
所謂細而節目者也既有司存不復按圖而為之辨

歷代禮

四代各盡法而禮獨不著於秦魏四官各有司而禮獨名以宗伯六官
各有職而其書獨謂之周禮禮之為用大矣哉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藏

之人心者之天下不可以一官名不可以一事著蓋無一而非禮也三禮之典五禮三屬在唐虞尚矣夏商以來文獻不足至于成周經制大備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至纖悉也故魯用周禮識者謂以其為未可動情未能周禮詩人謂以固其國夫何後世不知此哉叔孫通定漢儀公龍秦典不繼致魯兩生固不足恨恆切通所制禮書凡二十篇所制刑書凡十八篇於刑為詳於禮為畧彼所職何事而預為此耶大抵漢人輕禮重刑定律以丞相主禮則以奉常刑書藏之理官而禮書亦錄於理官其輕重之心於此可見通之為此也意其有所觀望而為之也后唐所記徒顯學校之關曹褒所定反雜讖緯之言習儀禮者徒善為客談曲禮者拍為狗曲彼將視禮為何物而賈誼作鵩王吉劉向之徒亦徒為之嘆息焉耳在雲則然則夫黃初之載宋朝儀太祖之削除秦經梁之裁成大典隋之著為五禮亦有不足論也唐之太宗慨慕古典周禮之書奉奉於乙夜之讀而約之以禮有魏晉焉而房杜諸人以河汾一流沿禮樂之問汙陝無對使一代之

為劉文雖曰正觀禮書凡一百三十八篇要之皆元魏所定未免為之也于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有郊祀錄禮同新儀曲藝新禮之文野者不知何人而聚訟之議亦徒自為同異而已嘗觀唐有務曷新者發憤行冠禮焉勞外庭而為喪勞卻立者所笑天下不少非鄭尹不快孫子焉為乎其冠禮也而唐人不能知何有於三千三百之儀焉事朝宗工鉅儒講明禮學三禮圖已進於肅崇義矣而祥道禮書思參焉開寶通禮既上於劉溫叟矣而蠻多遜之義亦兼取焉分門禮選作於邢昺禮閣新篇作於王皡大常新禮要曆禮儀作於賈昌朝宜詳而詳則歐陽等參稽歷代因革可也宜畧而畧則沈括等獨上明堂祫享禮可也雖然此特其文耳文不足以盡禮或者觀之所施焉郊祀廢典也而行於建隆籍田曠儀也而行於端拱明堂亦希闊之學也而行於皇祐朝會有禮以千五條彈其大儀婚姻有禮而以五禮存其名數皇乎哉掃漢唐之舊儀而去成周之成法於蔡可見矣記曰禮儀威儀待人而行誠非虛言哉

漢禮

叔孫通為漢制禮雜以秦儀其說以為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而古先聖王之制非所以施之於後卒使漢家之禮法廢不立品式無章郊祀建而黜於天地分合之異宗廟立而疑於昭穆迭毀之說元帝推奉常之制明道尊玉帶之圖上下相承風俗後靡其所著為漢書儀者又與律令同錄而藏於禮官非鏤板以布天下也故學士多門人人異見至於親視以為禮豈能有差教民定志哉

且漢以古今之俗不同而時措之宜不得不然耶韓延壽守潁川一旦變告訐之風而為禮讓之教議定冢墓奏禁奢僭品庶各依古禮百姓安之說元帝推廣此意欲以一人之身成於歲月之間而推以及天下歲高祖章帝初亦遵使詳定然儒有異論經制於孝文王朝於至論經制於孝文王朝於至一時而不為定猶不可以矣三代之禮也其後曹褒議定漢儀書奏合經今宜依禮條正喪乃維以王莽擅以天子應人制禮凡百五十篇不數月而奏之其百五十篇斷以一人之思成於數月之間而雜以讖記之言蓋不待見其不可行於後世乎

郊祀分合不同

分祭合祭先儒之辨矣蓋合祭本之開元禮宋朝因之一祖三宗太宗仁宗英宗合祭天地于圜丘惟真宗中年分祭于大山雅丘初年承合祭于圜丘神宗哲宗末年徽宗初年皆礼天而下及礼地豈合祭當天地之心而分祭不合於禮乎蓋古者一陽生而祀天一陰生而祀地當一歲而再歲事務誠尚質事從簡易不厭其為數也後世誠質不足而虛文有餘三歲合祭既為數怠而況於六年分祭其為疏怠抑又甚矣是知分祭固當如禮當如古者一歲再舉詳於正祀畧於虛文可也不然三年一郊必欲如後世之侈費不如合祭乃其宜耳詳見下段

郊祭疏數不同

大舜歲周方嶽所至柴望周以冬夏至之日分祭天地質勝文也漢高以常三年一郊郊祀志至武帝遂為定制大駕鹵簿皆用秦儀文勝質

矣宋太祖太宗皆三年一郊惟太宗雍熙之元止厚化之四凡八年而
後郊以星變也（將南郊而彗星見宰相以問杜鎬鎬曰當祭日食猶
嘗祭謝見祀不疑從之以年之間日食者再）真
宗初年未年皆循常典惟中年以天書降東封西祀而後恭謝天地圜
丘合祭之禮遂暫廢皆王丁諸臣以僞而亂常也仁宗四十二年非郊
則明堂（郊九明二祫祭祀恭謝二皆以三年一舉）兼取郊以配天明堂以祀上帝之義遇災
變則恭謝於內殿亦合春秋不郊之意慶曆諸臣之力也英宗五年止
於一郊真間惟濮議是講是宪神宗將郊而河決王安石以為大祀不
可廢於是未年祭天圜丘而地祇不與宗祀明堂而餘祀悉罷皆非也
熙豐大臣為得述其責宣仁用慶曆故事則合祭皆宗用元豐故事則
分祭其是否不齊可知矣徽宗即位十二年始合祀地祇於圜丘方
澤明堂頓年蔵事始也疏終也數王蔡之罪也是知人主職論一相以
得真人三才安常百辟俱正苟非其人不徒人事不經而天地常祀意
從而變更矣人主之職不於此而致謹哉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禮之常也移郊為明
堂天地合祭祖宗並配此禮之變也仁宗皇祐二年之詔曰明堂前有
並用鄭康成王肅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祖宗三歲一郊即遍
祭天地而百神從不從祀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今移郊為明堂宜
合祭昊天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享獻其可
月何海諸神從祀悉如圜丘之儀遂以是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嘉祐
七年復以是月大享仁宗可謂適禮之變矣神宗凡再享明堂初享尤
循皇祐惟末年大享用新樂上以英宗配上帝而餘祀悉罷仁達
乎禮之常曾不知移郊為明堂三歲事天地而神皆不及祀而止
祀上帝祖功宗德皆不以配而止於親禰其可乎（是時王珪相蔡確章子厚並執政也）馴
至崇觀間冬祀圜丘夏祭方澤歲享明堂月班正朔制度宏博煩文屢
舉一歲再祫濫恩頻行天下不勝其弊而靖康之變作皆由常變兩失
之也（太祖初立四廟曾祖考也祖太祖並配太宗祔則以考宣祖配太宗郊則以宣
祖太宗並配祥符中以聖祖降乃以太祖太宗並配仁宗特祀上帝以太祖配太宗郊祀
玉皇于朝元殿以聖祖太祖配仁宗特祀上帝以太祖配太宗郊祀則以考宣祖配太宗
宗並配猶漢家尊宗高祖孝文孝武也神宗元豐中詔享明堂止以英

於郊而謂之郊掃地而祭席用藁秸器尚陶匏聖人之意若曰天地大德備天下之物無足以稱之必當盡其質素乃足以示報本之意云耳不然過為繁縟徒所以為瀆也自漢泰畤有柴壇八觚其制雖非掃地之舊而後圜丘方澤皆有常要未為修也其後大不要則在乎千乘萬騎繁文縟典而已惟明堂之制漢武帝文上之圖出於方士唐武后神宮之號亦出於方士之為矣按聲綜注東京賦曰於此殖泉於後戶其後大異乎圜丘方澤

後郊為明堂非為是也熙寧中以勘箭為胡法而去之崇觀徵行實兆於此元豐間太常玉輅舍其舊而新之工巧殊常珠玉極備元旦將陳於太廟殿忽墓壁隆木而碎之於是復乘舊輅紹聖間金明池龍舟亦舍舊而別制工麗有加於前是日臨幸大風海宴池水盡波竟不能移跬步遂不復御乃知變更制度至于舟輿極矣天之示仁變之戒亦昭昭矣大禮必簡能循祖宗之舊斯亦足矣何必更為哉

宋朝郊悉用冬至惟太祖末年以許王故用九月上幸

封禪郊立明堂之意不同

封禪之君七十二君行之久矣於秦漢乎何尤蓋古者封禪猶郊祀明堂示不忘本也自秦皇肆祀求仙而漢武慕黃帝祭封不死之說於是泛金檢玉祕記莫宣與郊祀明堂之意異矣宋太宗將有事泰山遇災而止敬之至也真宗封禪忘在祖獲夷之暴安吾民之生仁之發也與秦漢侈心不可同年而語也天日月星辰陰陽五行之精英體著於地象威於天下有燕民則上有繫星上有五星列宿則下有賢人君子帝王之文尊鄙德天極王侯輔弼亦應三公五諸侯此人之所以與天地參立為三才者形體精氣實相貫通也秦皇漢武不自知其身之尊猶天極然而登封降禪外求神仙不老之術是豈知麗乎形數者天地猶有晦明日月亡有盈昃而況於人乎人之形數雖有終窮而實未嘗終窮者其精英變化猶秋冬斂藏而春夏復榮也知乎此則君易以俟命即神仙也何必外求哉

天地神祇位號不同

經言蒼天昊天上天者取四時之氣言之也曰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者以五方之色言之也曰緯書出於漢鄭氏遂以青帝為靈威仰赤帝亦白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黑帝叶光紀又為六天之說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而五帝皆屬於太微於是唐天寶中尊崇道教天帝皆有位號未幾而范陽之變起宋朝政和中上玉皇后土尊號其曰闕天尊符御晉舍真體道玉皇上帝地祇曰承天效法厚德元天后土皇地祇未幾而靖康之變作乃知天地之大德本不可名而況以尊號瀆之乎雖然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于山川遍于群神者毋不敬也祀典之不可廢者毋舉也祭固不可以數而煩亦不可以疏而怠也

秦時南北郊議論不同

漢武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入皆以為非 成帝從康禦之議而後南北郊人皆以為是然秦時罷祀大風壞竹宮後時中大夫以百數帝以問劉向向言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感應非苟營也又言陳寶宋光直祠之祥自 秦至 漢興不廢皆祖宗與賢臣所共定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夫儒者而所言之異如此果孰是孰非也蓋神明無往不在初無彼此之間敬心存焉不以後沒禮皆可也古者聖人不輕舉亦不輕改者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所可尊事如後世所謂淫祀也

如其至尊至重當如劉向之言不必過於異論

六宗解釋不同

六宗者曰為陽宗日月星辰五星五行之宗辰實列宿之宗也幽既烟上帝則六宗其可以不煙祀乎如書

周立之制既列上帝之位則日月星辰斗極之次各得其所也夫上帝六宗皆天也故又謂之天宗山川群神皆地也故又謂之地祇歸格于鬼皆可得而禮也然六宗之說數十家用特告祖廟也是天神地祇人鬼或主祭法以為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皋昭以為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中取其六而言之非也昭於是取地數六之說以杜稷等祀是也不知杜稷之外以何祀是之而為六乎又望于山川群神非地乎遍於群神社稷豈不與乎顏師古於是主乾坤六子之說是入方亦遺其二也 章昭說見東漢志 師古說見西漢郊祀志

注或主三昭三穆之說以去而告廟歸而格祖也曾不知去而告然後類于上帝可也不應先類而後告也然則 漢 惠諸儒不知其幾入而六宗之說不及日月星辰斗極何也蓋古者合而言之曰天分而言之曰帝 類者各因其方之色而祭之泥合而言之曰星辰分而言之曰北辰北斗五星列宿 善注又志

十二辰也自鄭康成釋經 鬼書志

又以五帝為太乙之佐故後世儒者不復列北辰為衆星之宗也夫子

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愚敢以聖言為證元魏禮宗為六天之神亦尚鄭氏六天之說

太乙九宮貴神

泰郊四時禮八神齊地八山漢初祠黑帝畤巫祀五帝泰巫祠社荊巫祠司命文昌第四星祭法七祀一曰司命主省察三命九天巫祠九天鈞天蒼天昊天亦天炎天陽天是也夫司命靈星畤皆天星也皆有祠焉而況於北辰天極之尊乎漢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也即赤明者是也旁三星三公也武帝時或曰五帝太乙之佐也公孫卿符以黃帝登仙之事遂其太乙祠壇即甘泉前時也上見前祀志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朝諱著唐祖太元宋朝祖黃帝聖祖之像存焉故祖宗神御皆奉安於此也雖出於方士而天極一星昭昭也唐天寶中又用田同秀之言而立九宮祠者按黃帝九宮經其神太乙即天極一星也又其神曰攝提曰軒轅曰招搖曰天符曰青龍曰咸池曰太陰曰太乙炁北斗左右前後之星所謂貴神也又曰其星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英者今術家類能言之與天文志雖有異同凡曰天星不可誣也如司命中之類歷代以為常祀尊而敬之可也狎而瀆之不可也鄭康成以北辰為耀魄寶新唐志所以非其所以尊天也

天下宮觀祠祀

宋太宗作崇政殿祠太乙宮封泰山以文明殿災而止於是終太宗之世無所作為仁宗作受命寶建太乙而玉清昭應宮災文德殿成而是夜禁中火於是四十二年惟災異之聞而無大工役真宗作玉清鴻慶景福宮建天慶元符會靈太極祥源觀皆起於天書之瑞徽宗建帝鼎寶籙萬壽宮改大覺真仙寺院悉為宮觀皆起於豐享豫大之說善乎李公沆之為相日奏四方災異蓋慮宮室禱祠之事興也不然則木征降而致靈州之敗韃方猾而致女真之師童貫外寧必有內憂又非止宮室禱祠之事而已人主其可頃刻忘儆戒之意乎

太社太稷

天子有太社祀用仲春上戊戊屬土也社至用石壇方五丈諸侯半之
土數五則土宜五尺謙之二數宜方二尺方其下以象地體剡其上
以象物生理其半以根在土中本末均也至人間之社則各以其土之
所宜木所謂以松以栢以柔也社壇四方其土各隨其方之色惟中央
用黃而覆施冒以黃土者象王者覆被四方也大社帝社也籍田王社
也以王為言別於諸侯也王社在籍田中載芟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
也稷壇在太社壇之西其廣與太社同而不備方色所以異於太社也
此唐神龍中韋叔夏引薛詩外傳言此制也於是惟令用孟春吉亥祠
后土以勾龍配至開元六年志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高后始立官稷於是稷立官稷所謂立漢社稷也以夏禹
配官社羊水土也以后稷配官稷粒烝民也光武中興不立官稷唐以
來社稷為中祀天寶非禮上祀祀用太牢然則社稷分合其義軌當慮
謂土爰稼穡其才一也社為九土之尊稷為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分祭
合祭皆可也祭主孚誠而已誠苟不至分祭何益宋太祖湖名考太社
祝文文稱宋天子某大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讀之皇帝鼎統惟
如圜丘之儀仍奉皇地祇配可謂誠矣至矣唐故事見會要宋朝事見續
社太稷壇是則太社太稷分祭而人間之社則合稷而為一耳祭社稷
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與庶人同之言異而意同

籍田先農

宋朝太宗親耕帝籍仁宗祀神農于壇乃詔耕位則知籍田之中有王
社明矣祀先農於王社則人
三日即於是日親耕也唐開元中上封事者言月令八月日會于壽
星為列宿之長請每至八月社日祀壽星于太社壇遂設壇並祭角亢
七宿又升日月五星為大祀列宿為中祀天子皆申拜禮唐舊儀注立
靈星即壽星次也秋後辰日祀
祖之實則又勝於開元之虛文然如東漢馬后之躬儉練衣則親蠶之
義在其中矣

臘蜡五祀

宋朝火德王火庫在戌故建隆初即以戌日為臘而蜡百神祀社稷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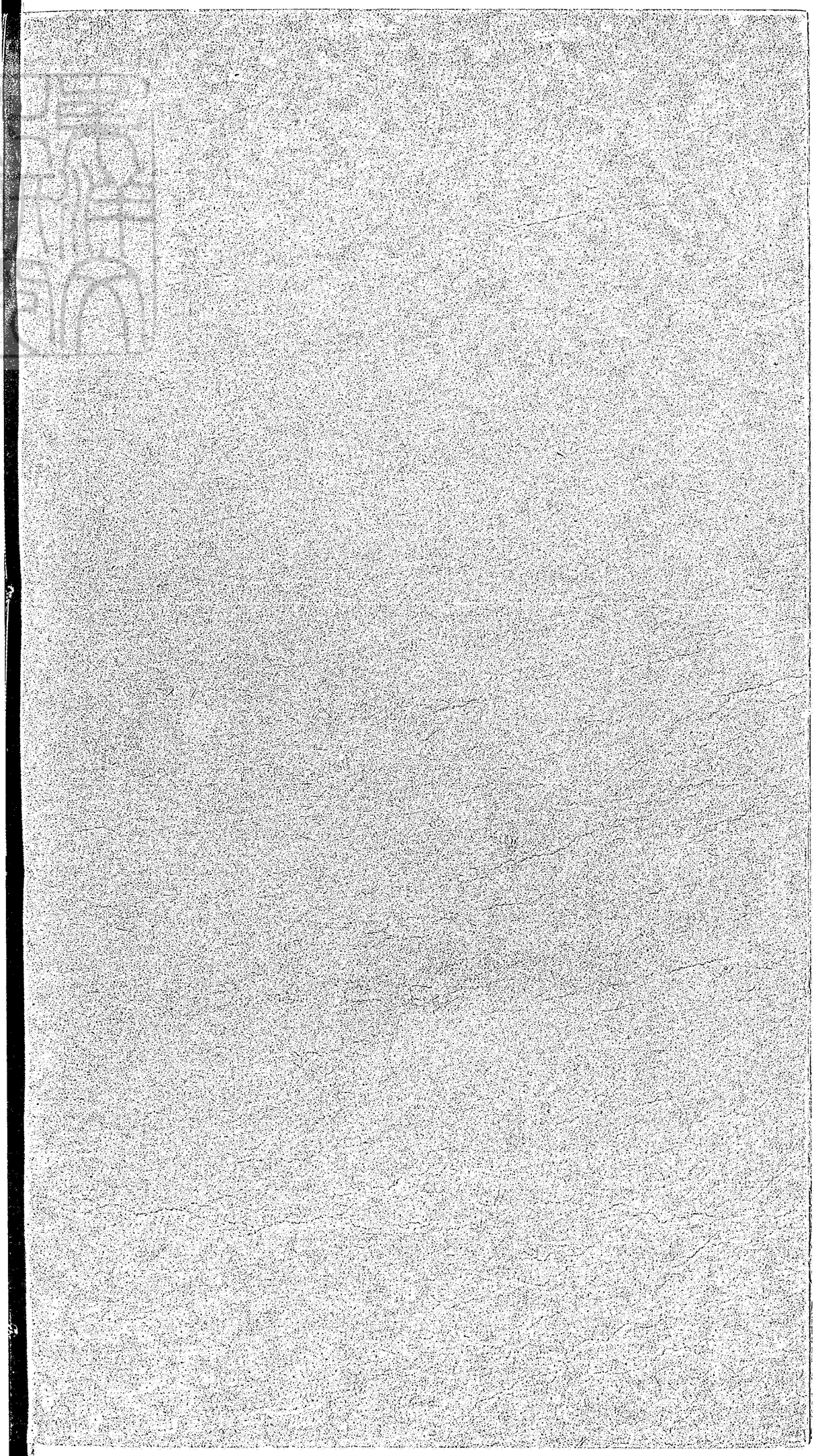
宗廟同用戊日今春秋二社乃用上戊者何也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者乃十二月臘享也與春秋二社正祀不同唐汝士德王故臘享用丑庫在丑故也五祀者户竈中霤門行也春屬木木為肝月令則曰祭先脾夏屬火火為心月令則曰祭先心秋屬金金為肺月令則曰祭先肝惟冬屬水祭先腎之言相同其他所屬皆相違何也

風伯雨師雷師

唐天寶以前風伯雨師為小祀天寶四載升為中祀五載又祀雷師與雨師同壇共牲別置祭器仍令諸郡置風伯壇於社壇之東雨師壇於其壇畢小於社祀風伯用立春後丑日社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畢小於社祀風伯用立春後丑日簠簋次也祀雨師用立夏後申日近畢星次也天子申拜禮別設樂焉今州縣祀典亦然蓋因唐制也又開元中有興慶池龍壇正元中祭五龍壇元和中孟夏行雩禮遂幸興慶宮祠龍堂隨有感應蓋龍致雷雨皆神物也今所在皆然

武王伐紂所過名山大川猶周王而自名唐武德初祠華嶽舊儀王祝版御名此面再拜謹遣證聖閒有司言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於禮有再拜之儀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正元中裴垍奏禮記云非其臣則答拜鄭康成注云不臣人之臣也星辰嶽瀆是天地之後官人君不得而臣之也故開元禮祭嶽瀆禮文皇帝稱名又云謹遣於義有必拜之文遂復申拜禮然舊禮因郊祀望祭嶽瀆天寶始有遣使祈福之祀至德中加號東嶽天齊王西嶽金天王中嶽中天王又諸嶽瀆王為帝是五帝天地人皆有之矣

每歲常祀

九朝事畧帝紀所載惟郊丘明堂封禪親享太廟親耕帝籍初置諸宮觀乃特薦如每歲正月上辛祈穀于圜丘又祀感生帝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祭東方嶽瀆海鎮之類四時凡七十二祀並不書者皆有司行之非天子親舉大禮也考之唐會要亦然正元中太常卿賈抗奏每年

大小中祀凡七十其四立二分二至臘祭其用一幸古亥者蓋謂郊祀也其後寅後甲後亥後丑等日蓋謂星次也氣行有時星位有次舍或定用日或用辰不可改移宜依舊制其有別禱祭即是太卜擇日蓬焉故典又按宋漢禮儀志注正月上辛祀南郊注引尚書丁巳用牲于郊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專昊天之日然則古者所用次祀神之日皆有據也今所論者皆一代體大事重者也如其偏文而不